

改不了的“老毛病”

□ 朱正安

我们退休老人的微信帖子里,谈及最多的是养生,第二就数暮年人生取向的打油诗和顺口溜了。有一则叫《退休打油诗》的,真叫那个酣畅淋漓:“反正已经退休,花钱不要太抠;趁着青山还在,早点看破看透。儿女自立门户,不必倾其所有。早点明白,早点享受,人去天堂,钱不带走……”

老拙每每读到此类帖子,总要激动得击节叹赏,并且马上转发给同龄亲友,竭力推崇。不过理论归理论,实践是实践,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对于这种人生价值取向,虽然一百个赞成一千个拥护,可是真要做起来就难上加难,甚至南辕北辙了。

比如说,女儿的婚房是我们夫妻俩买的,当时连眼睛都不眨一眨——给了!可是我家阳台上的一面纱窗前年就坏了,就是舍不得花几十元钱请人来换掉,为防止夏天蚊子飞进屋里,只得用夹子夹住凑合着,直到最近女婿发现后才解决了问题。

比如说,近年来至亲中只要有困难的,像被骗欠债、生大病这些,我都会慷慨解囊,绝无半点含糊。然而,碰到自己的事,反而抠得不行。譬如2016年我的第一部也可能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被列入上海市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资助资金下来后,我联系了一家出版社,开价比资助款高一倍,我犹豫了,出还是不出?出了书卖不掉怎么办?要不另外联系出版商以丛书方式出版?结果一桩快快乐乐的好事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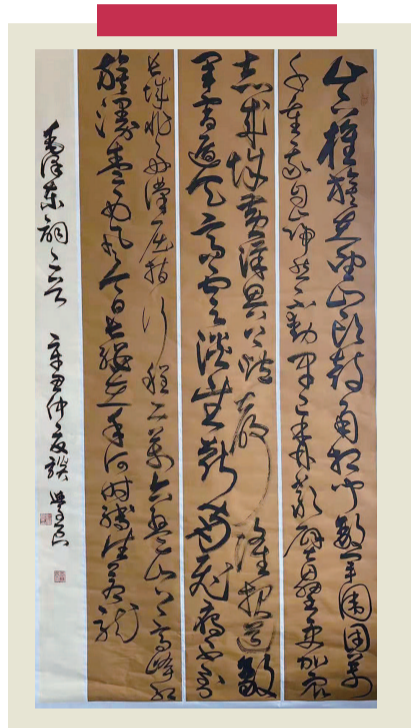
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

只要亲友造访,我都是竭尽所有,热情招待;同学朋友聚会,我也总是抢着买单。可是回沪十多年来,每次从郊区去上海市区办事,只要来得及回家,我就急急忙忙赶回家吃饭,否则不是一盒快餐就是一碗面食,从未进过像样一些的饭店。记得五年前去皖南旅游,那天坐旅行社大巴回歙县住处,忽然心血来潮,想吃一顿正宗的徽菜、一饱口福,便央求司机找一家正宗的徽菜馆把我们放下。车到后下来,抬头一看——好气派的一家高档徽菜馆!心里就敲开了鼓,看到老伴只在饭店门口徘徊踌躇,自己心里也嘀咕起来:我们出来是看风景的,又不是为吃出来的呀;真要吃,徽菜馆多的是,不如哪天再找一家……最后兜进了旁边一家小饭店。

又比如,逢年过节看望长辈、亲友住院去探病是常有的事,也就少不了要买些时令水果带去,像无锡水蜜桃、进口车厘子、奇异果什么的,自己却除了在十三年前去汉中侄女家做客吃过一次车厘子外,至今再没尝过一颗车厘子!也经常能收到一些亲友特别是晚辈送来的礼品,如正宗的西湖龙井、安吉白茶,如西洋参、铁皮石斛之类的补品。不过我自己常喝的是一两百元一斤的新昌龙井,人家送来的好茶和补品,基本上都成了我送人的礼物。

以上种种,虽然只是我个人的经历,但据我观察,与我同一年龄段的人几乎都跟我一样!究其原因,我想与我们这代人几乎都有“六十年代吃过糠,七十年代下过乡”甚至退休之前下

过岗的经历有关,再加上从小受到的传统教育,便养成了这种特有的性格:节俭、克己、坚韧、顾家、重义、乐天。我想,尽管时代在进步,观念在更新,但想要改变这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异想天开;尽管这代人嘴上开明通达甚至气壮如牛,其实都是虚张声势,无非是调调侃寻开心罢了,这辈子是改不了这种老毛病了!



书法 谈学良作

□ 魏鸣放

你哪儿?不去哪儿。又坐上郊区的长途公交车。从起点到终点,单程一个半小时。然后,再从原路返回,总共三个小时。没有目标,没有方向。

这样的玩法,有些古怪。迁来新居两年,只是最近才发现,相比面积大了七倍的宝山区,原来的大杨浦,实实在在只是一个小小“杨浦”。五十年前,原在城乡结合处。去往小学和中学的路上,都有着农田与小河,也有工厂和学校。那时的冬天比较漫长。

当年的弄堂里,大人和小孩们,喜欢站在自家门前,说到本市郊县很远的

郊外的公交车

某地,声音大都宏亮,好像是在说世界的尽头。

好比最近,一路车行而去,有农田,河流,仓库,工厂。还有村,宅,桥,塘,泾,浜,角,港,湾,浦,堰。大路上,更有大卡车,工地和吊车,还有建材市场,汽配中心,高压电线塔。

最好,白天晚一点过去,黑夜早一点回来。

每次都追上了黄昏。一路上,外面的阳光低了,更低。大楼和小楼,所有西向的窗玻璃,成千上万个,一片片玫瑰艳红,都是红红的方块,一齐沉落在世界尽头的苍茫之中。那是,一轮大大

的夕阳,化成了亿万颗小小太阳。

人在郊外,天大地大。

出行的路上,睁大眼睛,将一路风景看清。回来的路上,可在黑暗中分辨出它们的原形。最是黄昏时分,车子进了村路。水泥小路,一些老的房子,大门大开着,红的木门。里面,方桌,直椅。音响遥远而又亲近。

晚归,天色全黑,最好闭上眼睛,蒙眬了睡意。不时,看一眼外面的店牌霓虹灯和交通灯和车灯,大灯小灯,有一种猩红冷热了大地。

车动,人晃,抖动了念想。拿出手机,写下的,都是感悟。

快人快语

□ 殷卫钢

莫任性

人的有些想法,会随着遇事的累加而被固化,“老而任性”即为一例。

那天,我骑车经过西乡路新村路路口时,恰遇红灯。正当人们都在耐心等待时,有位老者迫不及待地边驾驶电瓶车迎红灯而去,边向左侧新村路上正常行驶的机动车驾驶员挥手打招呼。见此举动,路人人都被惊出一身冷汗。

近期在早高峰时段骑车经过光新路时,还多次遇见一位驾驶着红色残疾

人三轮电瓶车的老汉(后座上还坐着人,可能是非法营运)。尽管这条非机动车道仅两米来宽,但他每次都是旁若无人地逆向疾驶。

去小区非机动车棚取车时,一辆四边形的简易购物车,被一根环形锁锁在通道上,造成“梗阻”。原来,是一位老爷爷本想拖着购物车步行去买菜,临时改主意骑车子了,带着它嫌累赘,索性一锁了之,想完事后再来取。

闲暇时琢磨,上述事件的主体都为“老爷叔”级别的市民,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行为均与“任性”这两个字有

关。诚然,上了年纪的人遇事有主见、宠辱不惊、生活简朴等,这些都是他们难能可贵、让人称羡的优点。但是不可否认,也有一些老年人任性固执,自恃生活阅历丰富,在家庭乃至社会上易受尊敬,因此在待人处事时往往以己为中心,倚老卖老,我行我素,做出如上例那样的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来。这种所思所行无疑是不合适的,不应该的。

同样作为老年人,笔者建议,平时动辄“任性”的“同龄人”,应凡事瞻前顾后,遵纪守法,给家庭乃至周围的晚辈树立好的榜样。同时,适当听听广播看看报,别被时代落下,争做一名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老年人。

□ 施伟兴

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生活改善,留在记忆里有的生活碎片或许已斑驳生锈,或许有的碎片犹如钢种镬(锅)子,历经年代沧桑,不仅不会斑驳生锈,相反成为人们珍藏的“古董”。

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科技不发达,生活条件也不富裕,每个家庭烧饭烹饪的用具,基本上都是钢种制品,因为它是铝制的,具有轻便、美观、传热快的特点,所以成了煮饭、煨汤、烧水的餐具。

记得六十年代初,正遭遇三年困难时期,购买米面都需凭票供应,我正处在发育长身体阶段,时常食不果腹,而钢种锅煮饭烘焦的那层厚厚的、硬硬的、金灿灿的镬底(锅巴),便成了能填饱肚子的“抢手零食”。

那时,煮饭烧菜都用煤球炉子,加煤球时会有焦炭黑烟散发,钢种锅使用不长时间,挨近锅底的面先是生出黄斑,慢慢黄斑积聚蔓延,颜色变深发黑,看上去脏兮兮的,为了祛除钢种锅周围的那层黄黑污垢,需用抹布裹着浸过水的煤球灰反复擦拭,直到钢种锅“脱胎换骨”恢复原来的本色面目,才算大功告成。

一般的情况下,钢种锅烧热时,用揩布反复擦拭,往往不容易沾上集聚的发黄发黑的污垢,只有等到逢年过节,每家每户会有约定俗成的习惯,会将大小不一的钢种锅拿到屋外空地,大家一面晒着太阳交流烹饪菜肴的技艺,一面用抹布不停地擦拭一个又一个污垢斑斑的钢种锅,尤其那咣当咣当的金属碰撞声与相互的嬉笑声,交汇融合成“欢声笑语”的交响曲,缭绕回荡。

记得除了钢种锅,家里殷实的人家,还有钢种饭盒、钢种杯子、钢种脸盆、钢种痰盂等……钢种用具轻盈且耐用,即使被摔得“身上”瘪塘累累,依久不渗水和漏水,这就优于搪瓷用具,让人非常喜欢轻捷的钢种用具。

实话实说,我则更钟情的是饭盒,虽然家里只有一个钢种饭盒,但是它承载着我们兄弟姐妹对它的无限的眷恋与向往,那是一种馈赠。若哪天谁去春游,父母就会煎一个荷包蛋,或者烧一个芹菜豆干肉丝,放在饭盒里让我们带着当午餐的菜肴,同学远远闻到萦绕的香味,个个盯着盖浇饭垂涎欲滴;或者谁感冒患病了,父母又会特意在饭盒上放几块小肉和小虾端到我们的手上,在大快朵颐之后,似乎病痊愈了一半。除此之外,美味的“盖浇饭”则成了我们梦想中的奢望。

钢种材质时间一长,底部就会氧化形成针尖大小的洞眼,不能再使用。幸好,那时有走街串巷的修补匠,换个镬底就几元钱。修补匠先是将漏锅的底剪掉,然后在铁砧上用木槌敲出一圈鸳鸯口,再用事先准备好的锅底(那时大小尺寸都是统一规定的)套上,雌雄鸳鸯口镶嵌好后再用木槌敲打至鸳鸯口闭合,最后在接口边缘涂上黏稠的石膏粉,装满水不涸不渗就算完工。

时过境迁,钢种餐具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甚至“销声匿迹”。然而,我家至今仍珍藏着一个补过锅底的钢种奶锅,搬了几次家,仍舍不得丢弃,权当算作我们这代人独有的、难忘的记忆。

忆当年

钢种镬子